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九

徐灝學

尙書一

伏生授書

書某氏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務求儒雅以闢大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案史記漢書
儒林傳皆言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間又云季文時
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竝無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之事惟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

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
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以上見所
謂傳言教錯者蓋未有章句說其大義耳非無本經也
伏生既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豈至朝錯往受時
復亾之邪某氏序乃龔衛宏語而誤者卽此一端亦可
見書傳之不出於孔安國矣

尙書今古文攷

從來說尙書家皆以爲今古文凡五十八篇此梅賾讀
漢志未審後儒因以沿譌者也漢藝文志載尙書古文
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是書之篇目本
有確數梅氏因康成敘贊有後亾一篇之語謬謂五十

八篇亾其一而餘五十七篇遂於今文三十三篇之外
僞作古文二十五篇以合五十八篇之數顏師古注引
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
首定五十八篇此卽梅賾所作僞序之文又引鄭元敘
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云故五十七者乃師
古自承上文之辭蓋小顏爲梅賾所誤謂書序眞出孔
安國之手遂以爲五十八篇亾其一矣攷伏生所傳今
文二十八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
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犴誓十洪範
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
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

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呂刑二十五

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併序爲二

十九篇孔叢子連叢篇曰減間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

以序當斗也漢書劉歆傳臣瓚注曰當時學者謂尙書

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藝文志曰尙書經二

十九卷此併序計之亦猶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

傳三十卷則併序計之也梅賾僞撰書序云凡五十九

篇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則所云五

十九篇亦併序而言據此知舊本有序一卷漢武帝末

得民間所獻秦誓一篇其三十篇故陸氏經典序錄云
後得秦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也孔安國得壁中古
文以破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其三
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

德九典賈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
旅獒十五四命十六漢志言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者
蓋孔壁所多十六篇與伏生同者二十八篇併序爲四
十五卷故桓譚新論曰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班氏併後
得秦誓題爲四十六卷也志又言經二十九卷則伏生
今文原本也又傳四十一篇四當爲三卽下文所載歐
陽章句三十一卷蓋當時秦誓未出於伏生二十八篇
分盤庚爲三則多二篇併序爲三十一卷也迨後得秦
誓復分爲三與伏生二十八篇及分出盤庚二篇共三
十三篇又於古文所多十六篇分九共爲九共二十四
篇見於堯典孔疏所引鄭注書序是今文三十三篇古

文二十四篇合爲四十七篇與漢志適符

後出泰誓在當日獻者以

爲得自屋壁自是古文故漢志併作古文經四十六卷而博士傳以教人則必以今文寫之故又有今文泰誓之稱與伏生二十八篇並數然在漢儒已疑之而不甚傳故唯伏生原本單行而古文遂佚也疏又引

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武成疏

則所亡一篇在古

文二十四篇之內卽在五十七篇之內不得謂五十八

篇亡其一也又孔冲遠謂安國於伏生二十八篇分出

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卽陸氏釋

文所云伏生誤合五篇隨志云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

也然安國古文自有舜典益稷無緣復分此二篇此乃

梅賾所爲其於顛命分出康王之誥亦以意爲之蓋梅

賾誤讀漢志以爲書有五十八篇而未攷鄭注書序所

記古文篇目故僞作古文二十五篇併今文三十三篇
又不知此三十三篇有後出秦誓三篇在內而於古文
僞作秦誓三篇遂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以足今文之
數隋唐諸儒不能辨東晉古文之僞反以爲伏生誤合
五篇而不知皆梅賾所爲也孔疏又謂鄭氏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此則欲併古
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故爲是岐說蓋沖遠以二十
四篇之目見於鄭注書序遂謂康成所分而其目與東
晉古文參差故又指爲張霸僞造攷漢儒林傳張霸僞
撰百兩篇當時卽已廢黜不行竝無僞造二十四篇之
事沖遠墨守東晉古文爲其所蔽不知書雖殘闕古今

文篇目具在其分合同異一經攷核燦若列眉非可意
爲顛越也

今文泰誓辨

劉向別錄曰武帝末

論衡釋文
竝作宣帝

民間有得泰誓書於壁

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
移書議六常博士亦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陸氏

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案

武求遺書置寫官則獻泰誓者當在其時且劉子政技
書祕府所言當得其實論衡及釋文云宣帝時恐傳聞
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
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
王肅諸儒皆疑之云近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皆

采輯殘文爲之疏釋屑入本經王氏引之至若說萬餘
言辨證伏生之書本有秦誓大旨以爲司馬遷作史記
訖於太初董仲舒對策終軍白麟奇木對司馬相如封
禪書及元朔元年有司奏議皆在秦誓未獻以前而其
文已引秦誓漢書藝文志載伏生尙書二十九篇秦誓
在其內向歆所言民間獻秦誓乃傳聞之譌班孟堅亦
不信其說故藝文志無秦誓後得之語自向歆誤言後
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秦誓可疑其後譌
孔乃臆撰秦誓以易之而伏生之秦誓竟由此亾矣反
覆辨難持之甚堅然終是辭勝於理非篤論也灑謂向
歆父子校書祕府見聞眞確民間獻秦誓使博士傳以

教人事關經典廢興朝廷掌故非司委巷之談若無其事豈得妄言之乎馬融書序亦曰秦誓後得其所見書傳引秦誓而不在于秦誓者甚多舉春秋傳國語孟子孫卿書禮記所引五事以明之其言亦確有指證秦誓之不足信審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併序爲二十九篇孔叢子連叢篇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竝云尙書二十八篇除序而言也孔疏亦曰秦誓非伏生所傳漢初唯有二十八篇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言二十九篇則併序計之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本其中有序一篇故梅賾因以割截分冠各篇之首若如王說有秦誓而無序則此序將安所置之王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故謂伏生原書卽以序分冠

各篇且舉太平御覽所載尙書大傳述召誥連序併引
爲證不知此伏生引序以明其緣起耳豈其讀本如是
乎東晉僞本分析書序本有明文安得移之伏生以就
己說又伏生二十九篇增後得秦誓則爲三十篇故釋
文云秦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今以爲伏生本有秦
誓不但與陸氏所見不合且二十九篇既分析序文而
又有秦誓則所謂合三十篇者爲何篇乎然則二十九
篇有序而無秦誓亦明矣王氏又以志載大小夏侯章
句各二十九卷又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謂兩漢經
師不爲序作注不得併序稱章句解故此乃故爲支飾
之言古籍併序計卷數者不可枝舉如漢志毛詩二十

九卷而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則併序計之隋志韓詩二
十卷詩序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併作二十二卷史記司
馬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共爲百三十篇漢書班固自言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
十述列傳七十凡百篇皆併序計之且如許氏說文解
字十四篇各分上下又序目二卷總題目說文解字三
十卷豈序目亦有說解乎王氏必謂伏生之書有秦誓
者尊信此帙欲其出於伏生乃眞確耳其實伏生所傳
與孔壁所多班班可攷未容以口舌爭也詳見今古文殘正
伏生書無秦誓故河內獻之而使博士傳以教人若本
有之何用多此一舉乎其云僞孔臆撰秦誓以易之尤

非事實梅顛亦因伏生無秦誓故臆撰三篇其爲偽古文二十五篇乃增之非易之也伏生二十八篇歐陽分盤庚爲三梅氏復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各爲二共三十三篇以與所作僞古文二十五篇合成五十八篇伏生誤合五篇非是說見今古文或若伏生本有秦誓何須刪而易之且果有之則漢魏以來師儒傳誦已久亦非後人所能刪易也王氏又謂班孟堅不信秦誓後得故藝文志不敘其事亦非是民間所獻秦誓漢時久已通行故藝文志與今古文併計四十六卷詳見今古文攷其後得之說則見於劉歆傳中彼此互見史例如是曷嘗以爲出於伏生乎論衡正說篇云孝景皇帝遣鼂錯往從伏生受尚書二

十餘篇。三季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此說最爲明白。所云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者，正指秦誓後得而言也。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爲四十五卷，五十八篇。四十五卷爲舊本，故不計後得秦誓五十八篇，乃今本。故併秦誓計之，疑五上奪今字。四十五卷者，孔壁古文多於伏生十六篇，與伏生同者二十八篇，共四十四卷。併序爲四十五卷。此亦伏生書無秦誓之一證。其五十八篇，則以孔壁所多十六篇分九共爲九，凡二十四篇。併伏生二十八篇，分盤庚爲三，又增後得秦誓亦分爲三，凡三十三篇，共五十七篇。併序

爲五十八篇也合而觀之秦書非伏生所有較然甚明
王氏又言古文逸書十六篇在古文二十九篇之外故
以破二十九篇多十六篇若秦書爲伏生今文所無則
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
外又加秦書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破二十八篇
多十七篇乎其說似巧而彌拙古文所多十六篇見於
鄭注書序其目竝無秦書安得加秦書而爲十七篇乎
信如所言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加古文所多十六篇共
四十有四併序爲四十五再加後得秦書則四十六耳
豈有異乎又謂不但伏生今文有秦書古文亦有之且
云大小夏侯歐陽皆有之尤爲虛誕甚至謂魏晉間僞

古文尙書已出而斥孔叢子及臣瓚所云二十八篇者
晉人始有是說則時代亦可意爲高下益不足辨矣然
則民間未獻泰誓之先諸儒已引其文者何也蓋百篇
之書未遭秦火以前素爲經師傳習伏生殿於秦誓而
授徒講論容或及之故諸儒得以擄引而大傳亦載之
也又或見於他書而轉引之此亦事所恆有卽以大傳
而論尙有引九共帝告說命之文將謂二十八篇亦皆
有之乎至謂諸書所引泰誓或直稱書曰而不言逸書
則更無足異漢元朔元年詔引詩曰九變復舊知言之
是亦直稱詩曰而不言逸詩其例正同也竊謂今文泰
誓從諸書據拾而成與東晉偽古文事同一轍而致索

未備多所漏略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且其文多俚鄙淺近絕非商周人語望而知之豈可以一手掩天下目乎儒者讀書稽古疑則闕之此事在漢儒已有疑之者而數千年後務反其說謂爲可信又從而綴集之以屑亂本經始非實事求是之道也東晉古文自朱子始疑其僞至我朝諸儒相繼討論閱五六百年其案甫定乃復增一今文泰誓之顯然僞撰者以貽後來之惑此何爲哉

堯典

曰若稽古

曰若稽古帝堯鄭注稽同古天也灑案鄭以論語有云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以稽古爲同天似屬牽合臆揣
譏亦云曰若稽古豈亦可訓爲同天乎馬注及傳皆云
順考古道訓若爲順亦尙未確蔡仲默集傳曰粵越通
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
稽攷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攷古之帝堯者其德如
下文所云也此語得之近人講漢學者不復理會宋注
其實儘有是處不空存門戶之見也

寅賓出日 敬致 寅饑納日

阮太傅曰東作南爲西成皆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
作爲言造厯法也成言作爲既成也平秩者謂日躔節
氣次第義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辯讞之也平

易主合朔言日食也在祭也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按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灑案太傅此說實千古未發之覆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言晝測尋景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則夜測中星賓讀曰償償者贊引賓客之義謂迎之也蓋於東西測日出入之度及二分也傳曰餞送也按勘記曰餞納羣經音辨作淺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灑謂餞亦當讀爲餞日入有滅義故訓爲送又爲滅耳然訓滅非達詰也南方變文言敬致猶言寅賓寅餞也蓋南交非日出入之處不可言出日納日故但言敬致敬與寅同義致謂致日測日中及二至之景也朔方以測合朔爲主故不言敬致矣謂之朔易者改易之義也不

必以交食言之

宅南交

宅南交鄭注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案隱曰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王氏引之曰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當有日大二字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尙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尙書史記亦用古文尙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灑案鄭以爲日明都三字摩滅固是臆說王氏謂當作宅南曰大交亦未確書大傳所云中祀大交自是南交然無以

堯典之文必作大交也王氏徒以前後句法參差而生異義不知古人行文非若後世之整齊畫一既曰宅南交則方位已明與宅嶠夷日暘谷之類須重言申明者不同自是各因文便耳必欲文同一例則宅嶠夷何不曰宅東乎至索隱以南交爲交趾亦非是百粵之地竊秦始入版圖堯時測景斷無遠至交趾之理禹貢荊州南境盡衡山之陽晉太康地記曰交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灝謂古時百粵僻在蠻夷與中國接壤故稱南交而後來名之曰交州若交趾則要在交州之外與越裳名同一例趾裳皆在下之稱交趾正因交州而名之耳意者義叔所至其在衡陽交廣之間乎

日中星鳥 日永星火 宵中星虛 日短星

昴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云鳥南方朱鳥七宿春
分之昏鳥星單見火蒼龍之中星虛元武之中星昴白
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正義曰馬融鄭元以爲星鳥
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
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
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
中之星灝案中星自指南北正綫中之一星此當以馬
鄭王諸儒之說爲是僞孔傳誤也

傳所以致誤者蓋以
經言星鳥合七座之

星乃得名朱鳥不知星術之中不可以言星星故變文言鳥耳又馬鄭王但云正中之星而正義謂不爲一方盡見亦未分明星鳥星火之禍皆居七座中間當其在正纜中時前後各星固無不一方盡見也然禮

記正義又云月令仲夏昏亢中尙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鄭志荅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則鄭說亦自相違異蓋漢人不識歲差故未能瞭然今以算術推之自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上距唐堯元載甲辰凡四千二百有六年推得春分初候酉初三刻六分八秒七星中夏至初候酉初三刻十分九秒心星中秋分初候酉初二刻八分十三秒虛星中冬至初候酉初一刻九分五十秒昴星中竝在昏時

古人無歲差里差之術其二分二至日入時刻及朦

景十八度之限

與堯典合

當因是而悟古人所以分二十八宿為四分者以中星分

之也屬之四方者以歲首所見為定也仲春之夜星宿

居南方之中角亢在東猪參在西北虛危在地平下之北

故以角亢氏房心尾箕為東方七宿命曰蒼龍斗牛女

虛危室壁為北方七宿命曰玄武婁胃昂畢觜參為

西方七宿命曰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為南方七宿命曰朱鳥也

夏小正正月初昏參

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七月初昏織女

正東鄉十月初昏南門見夏時去堯不遠故其象略同

五月大火中即日永星火也月令著在周秦之際恆星

每歲東移約六七年而差一度故其時仲春昏弧中

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與堯典夏

小止不同孔冲遠不明推步其不能詳說空也

方命圮族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曰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反
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賤善類正義曰好此方直之
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賤善類顛烝傳以方
爲好方名命爲命行事離析文義而又增字解之迨不
可通且繇之不善當不至如是之甚其言近誣鄭注方
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也圮族猶言毀眾毀眾者自高
而侮人也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顛瓘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桷卽謂繇也所云不可教
訓不知話言正是放棄教命不恤人言之謂蓋繇有才
而好自用而非有大惡若如傳疏所言姦回賤類之人

四岳豈敢舉之堯亦豈官用之乎季文子云天下之人
謂之禱祝者亦後人擬議之辭使在當日天下之人已
知其惡朝廷猶不知而用之必無是理矣其後績用弗
成極于羽山亦流放而外非殺之也故季文子曰流四
凶族康成亦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
也否則其工矺兜三苗皆不外而獨殺鯀刑不平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外贊如五器鄭注五禮公侯
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
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
周禮攻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見隱八年
公羊傳疏王

氏引之曰鄭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贊之器經傳無
始不可從五玉三帛二生一夬贊如五器皆掌脩字爲
義如者與也及也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夬之贊與所用
之五器皆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武車掌客之饕豆銅盃
筥饗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顧
案鄭以五器爲授贊之器是也此承上文而言何云經
傳無徵惟訓如爲授與且以五爲卿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則禮覺滋蔓經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夬之贊亦各如
其所當用之五器耳五者玉帛羔雁雉也羔雁雉不必
有器盛之統言不復別出也或曰曲禮云飾羔雁者以

續續亦可謂之器

歸格于藝祖

歸格于藝祖用特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灑案傳說非是藝當讀爲爾卽祖禰之禰禰之言邇也近也古無禰字但用爾或通作藝王制歸格于祖禰用特史記五帝本紀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是其證

天明畏 德威惟畏 將天明威 惟天明畏

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曰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灑案聰明明威皆二字平列傳以爲天明可畏非也畏讀爲威釋文云畏徐音威馬本從

威是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二句
文同一例聰明猶聽視也孔沖遠云此卽秦誓所云天
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也明猶顯也周語尊貴
明賢章注
也明顯威謂虐侮也甘誓威侮五行傳曰威虐侮慢五行
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李注威虐
也言天之所貴顯與所威侮皆從民心之向背爲之耳
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多士曰將天明威又曰惟
天明畏竝與此同義

昏墊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曰言天下民昏
啓墊溺皆困水災鄭注昏沒也墊陷也灑案昏讀爲泯
故鄭訓爲沒方言埋墊下也凡柱而下曰埋屋而下曰

塾字又作執說文執屋傾下也凡傾陷謂之塾引申之亦謂下濕爲塾故曰昏塾左氏成六年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塾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其義亦同

艱食

暨稷播奏度艱食鮮食傳曰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鳥獸新殺曰鮮灑案艱食鮮食對文鮮食謂鳥獸魚鱉而艱食爲難得之食則文義不倫此緣詞生訓非經旨也史記夏本紀曰與稷子服虔難得之食則史遷已誤解艱字作僞傳者本之今案釋文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其義較優說文云艱土難治也段注

曰艱疑卽今墾字是也艱之本義謂墾田故从土董聲
並者黏土也內則艱注塗有穰艸是也而訓土艱治引中爲凡艱難之稱
艱食謂墾耕而食耳古音艱讀如根釋名艱根也二字
古通故馬本作根

烝民乃粒

王氏引之曰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眾民乃復粒食
見思文正義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

也定也此承上文而言泐九川濬畎澆平土可得而居
矣奏度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度鮮食鳥獸可得而
食矣楛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眾民皆有
安居和味安服利用備器管也昏墊而今也安定矣故

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灑案烝民乃粒實指奏度艱食言之其意不在鮮食亦不在楸遷有無細釋上文自見粒食之言沿習既久省而言之但曰粒凡語言文字相承而省若此者不可枝舉不得謂之不辭鄭訓粒爲米似得經意若思文之立我烝民則自當作立鄭破字爲粒乃誤耳至史遷述尙書之文往往以訓詁代本字如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欽若昊天作敬順昊天之類是也而非字字皆然如平在朔易作僂在伏物則非以伏物爲朔易湯湯洪水方割作湯湯洪水滔天則非謂滔

天卽方割典朕三禮典作興非以興代典說殄行行
作僞非以僞代行此烝民乃粒作眾民乃定亦自爲之
說而非以定代粒王氏援爲粒當作立之證未見其然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綿繡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綿繡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會五采也以五采
成此畫爲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
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
相背葛之繡者曰絺正義曰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

美雉五色象草華也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
周禮鄭注亦然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
以山龍華蟲爲飾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
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章畫於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鄭元云會讀
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
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繚讀爲黼黼絜也鄭意以華蟲爲
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凡十二章日月也星
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
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絜以爲繡施之於
裳也灝案十二章之服書傳與周禮司服鄭注各異孔

疏復差互故說者紛如聚訟莫能一之此傳本以華象
草華爲一句蟲雉也爲一句其文甚明但如此則衣有
七章而裳六章於數不符故孔冲遠合華蟲爲一以從
鄭注至鄭以宗彝爲一再加藻火粉米黼黻亦是七章
故又合粉米爲一以符其數然攷之說文云黼畫粉也
絲繡文如聚細米也見甫部糸部案黼既从
黼則非畫也畫字疑誤與傳云粉
若粟冰米若聚米正同則鄭合粉米爲一亦非也又傳
謂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雖於古無徵然其意自以
宗彝爲一章孔疏以山龍華蟲既見上文遂棄置不計
且以宗彝文承作會之下以爲畫飾則豈有彝器而可
畫以爲飾者乎今爲細釋經傳益以日月星山龍華蟲

七章會於衣宗彝及藻火粉米五章繡於裳而黼黻不在十二章之內何以明之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以文章黼黻平列爲四事而皆以色言則非章服之名物可知蓋黼者織成黑白相間之文傳言若斧形者亦以其色黑白相兼耳詳見爾雅斧謂之黼顧命曰麻冕黼裳卽以黼爲裳也說文云市鞞也又作鞞卽黻字其制蓋以方幅爲之繫之革帶而綴於裳前玉藻所謂鞞天子直公侯方者是也詳見禮記傳言黼爲兩已相背者蓋正象黻形指其圻鄂之緣而言也詳見說文傳旣以日月星山龍華蟲爲七章而宗彝又自爲一章與

藻火粉米爲五則其不數黼黻本自瞭然康成正以誤
併黼黻爲章數故合華蟲與粉米各爲一耳孔冲遠亦
未嘗不知傳以草華蟲雉爲二事而以衣爲六章故合
華蟲爲一至於粉米則傳明言粉若粟冰米若聚米不
可強合故舍宗彝其彌縫之迹固昭然若揭也黼黻絲
繡蓋謂黼裳及黻刺繡宗彝藻火粉米之文說文云黼
箴纓所紕衣鄭云絺讀爲黼黼紕也傳以絺爲絺紕失
之黼裳似未必再加刺繡竊疑宗彝藻火粉
米皆繡於黻但於古無據故仍用舊說

迪介堂經說卷十

徐灑學

尙書二

禹貢

辨胡朏明禹河初徙再徙之誤

胡氏渭曰禹斯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經大伾山西者爲大河一東流過大伾山南者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蔡氏乃云河徙碣磔妄談也又曰周定王五年己未禹河初徙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

漢遂空河改從千乘入海是爲再徙胡氏此說自河間

紀氏稱之學者遂翕然信從無敢置喙愚謂周定王時

河徙史不言其地蔡仲默以爲矜磻固屬疏陋

漢書溝洫志榮

陽漕渠如氏注云今磻谿口是也誤本漢書今作令

遂又譌爲矜磻此王伯厚誤引而蔡傳承其誤耳然

胡朏明謂徙自宿胥口亦無明徵覈其所繪禹河初徙

圖自宿胥口至黎陽漯川與淇水分流之處貫而通之

又自清河至內黃蕩水與洹水分流之處亦貫而通之

皆自南而北使二水相接又自內黃東北至列人作裏

流入於清漳

以每方百里計之所作南北直流率不過一二十里裏流約五六十里及水經注淇

水東過內黃南爲白溝東北與洹水合白

以爲谷曰禹溝又北左合蕩水皆與胡氏所繪絕殊

河由此通流至周定王五年皆斷涸而河遂東徙然爲

荒誕之甚夫潔與淇蕩與洹皆各自分流而清漳與內黃列人亦本不相屬今於二水之閒各作直書一段欲其通則命爲相連欲其塞則指爲中斷揆之事理實覺離奇試問此三處通流當日何以無故同時竝涸且如其說則河從宿胥口一北流經列人一東流過長壽津而皆至章武入海是本有二道安得謂之徙流乎斯真嚮壁虛造以意爲之通塞自由了無依據光武初起時林嘗欲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此實漳水而謂之河者從俗通稱故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河亦謂之河不得執此以漳爲河也竊謂周定王時河徙事在春秋戰國以前所徙之地載籍無徵祇有闕疑而已不當穿鑿以求之也至大河再徙實自漢季武之世班志與水經足以相證

其禹河故道則所謂北瀆是也水經曰導河自積石厯

龍門廡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

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故瀆出頓丘東北之

長壽津

今洛縣西有頓丘故城一統志表以爲在清豐縣境非是漢元光三年河徙頓丘東南從濮陽

鄆城而東

舊濮陽郡治在今開州境今清豐在開州東北其非頓丘明矣

逕戚城

今開州之西繁

陽今內陰安

今清豐

樂昌平邑

皆在今南樂縣境

元城

今大名府治而

至沙丘堰堰障水也尙書曰北過降水

原本脫誤今從戴訂不遵

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

見河水第五篇

此禹

河故道也攷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

南甸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溝洫志

言季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卽本紀所云河決濮陽也

濮陽故城北十白是凡陽二十四年至元封二年始塞

甲爲瓠河口瓠子梁宮宣房志又云白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

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從千

而志言勃海者蓋千乘郡廣濶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

不隄塞也是漢武之世大河再徙史有明文水經注又

曰河之故瀆白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瀆東北逕

發干今堂貝丘今清甘陵甘陵故城在今清河靈縣今

唐鄆縣今平繹幕今平鬲縣今德脩縣今景安陵今吳

東光北與漳水合至章武平舒入海今滄州靜海此卽

元光三年河徙頓丘之道也又曰河水東北流過濮陽

縣北今開爲濮陽津故城杠南與衛縣分水今洪城北

十里有瓠河口又東北逕衛國

今觀城

鄭城

今濮州案衛國當在鄆城

之次范縣

今清豐

又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卽東武陽也

今朝城

左會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而北出東逕繁陽縣

故城南又有漯水出焉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

東北逕東阿

今陽穀

臨邑

今東阿

在平高唐

今禹城

平原深陰

邑

若縣

今濟陽

千乘

今高苑

利縣

今博興

至甲下邑入于海

此則館陶決後再徙之河流也

胡氏以河決館陶爲成帝建始末年事非也溝

洙志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下

文歷敘宣元成哀時事且云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

靈鳴濱口而屯氏河絕則館陶之決爲元封二年以後

之事甚明至河決東郡金隄乃成帝建始四年事成帝

紀亦云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而不及館陶

志於馮遂奏言後有云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

全隄此容有舛蓋禹河故道本自戚城繁陽至大陸北

說不可不察

元光三年徙自頓丘則從濮陽鄆城衛國范縣東武陽
東北逕發干貝丘諸縣以合於漳而臨城以北故道漸
堙館陶之決改從東阿臨邑至于乘其決處在東武陽
東北而濮陽至東武陽之流自若唯發干貝丘一路漸
堙水經記禹河故瀆始自戚城而漢時故瀆始自發干
互證參稽瞭如指掌胡氏求其迹而不得因見故瀆有
王莽河之稱疑非禹迹遂棄置弗問而以漳水入海之
道爲禹河實好爲更張而昧其事實不知水經於河水
故瀆至沙丘堰特著之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正以
明其爲禹貢之九河也北瀆之爲禹迹馬班之說竝同
不獨榮躋云然據此知禹河故道東周時雖有改流無

大出入故漢初猶從大陸北入海其後九河漸堙水勢不能宣洩故元封中館陶之決分爲屯氏河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瀆口而屯氏河亦絕於是北瀆口就淤淺至王莽時而遂空世俗謂之王莽河者因其空竭之時而名之耳若夫漳水獨行入海在河徙千乘之後水經注所敘漳水經由地面與今之水道已大有不同而乃以爲三四千載以前禹河之故道不亦惑乎胡氏又謂王莽始建國三年北濟遂空河改從千乘入海亦屬歧誤攷漢志王莽始建國三年祇有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之文竝無改流千乘之事且元封中河已改從千乘入海又何待莽時乎胡氏所由非道遂

致一往皆謬今爲詳辨之

胡氏又引黃文叔之言謂後世安鑿河爲潰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春秋戰國之際苟欲便轉輸資灌溉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於曲防灑謂河渠之決多因水勢湍悍而下游不能宣洩之故此神禹之所以疏九河也自九河既道歷夏殷千餘歲入周又五百餘歲至定王五年乃有徙流之事迨漢武之世數見潰決蓋由歷年久遠九河失於脩治以致壅闕其時九河雖微而有屯氏河助其宣洩故其勢猶稍分後屯氏

河亦絕泛濫益甚故馮遂請復屯氏河分殺水力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其效可知也

大河自漢唐以來屢有遷移史多失載宋南渡後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卽金章宗之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至壽張注于梁山灤分爲二派北派逕東平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卽今之大清河也南派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甯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卽泗水故道今之會通河也始元至元中河決新鄉其後徙出陽武縣南東逕延津祥符陳留蘭陽儀封睢州考

城商邱虞城夏邑又東南逕陽山豐縣沛縣至徐州
北與泗水合又東南逕靈壁睢甯宿遷桃源又東逕
清河縣北與淮水合至山陽安東東北入于海此元
明以來大河故道胡肫明攷之已詳近咸豐五年河
決祥符縣之銅瓦廂復向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自蘭
儀歷長垣東明曹州壽張東平東阿以至利津與明
昌北派同而儀封鄉以東之道遂淤矣

治梁及岐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僞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
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壺口
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北屈縣今爲吉州
屬山西平陽府梁山在左馮翊

夏陽縣西北

夏陽縣今爲韓城縣屬陝西同州府

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西北

美陽縣今爲武功縣屬陝西乾州

然則壺口西至梁山山西至

岐山從東而向西也蔡傳曰梁山皆冀州山梁山呂梁

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

離石縣今爲永甯州屬山西汾州府

爾雅云

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

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

震動天地此禹旣事壺口乃卽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

府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實古河

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

爲雍州梁岐者非是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

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
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胡氏渭
曰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甯州東北今名骨脊山一
作穀積山俗稱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
季義縣西一名薛頤山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
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又曰水患莫大於河孟門
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
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
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溶賦滄距川也
灑案班孟堅謂梁山在夏陽雖屬雍域然與壺口東西

夾河遙遙相望猶可言也若美陽之岐山則道路絕遠
渺不相涉矣胡朏明以爲決渭之下流入河兼治梁山
之野使可耕作實強爲之說九州雍取在後涇渭漆沮
此時概未之及固無獨先決渭之理若治梁山之野則
更無是事禹但治水而已何暇爲民闢田野乎且以地
勢言之當是時方有事於冀功作孔殷而治梁之後忽
焉顧而之他無端往返二千餘里揆之事理殊不其然
竊謂此當從水經注及晁蔡之說爲長朏明以呂梁狐
岐去河較遠亦未嘗無所見然河流變遷古今非一安
知三四千載以前非河水之所經乎

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僞孔傳曰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蔡傳曰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蘇氏軾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瀨案驪城今爲樂亭縣在永平府南一百三十里濱海自此西行至今天津府境南入于河正與東坡九峰之說合酈道元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

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

今字疑衍下文云漢世苞淪于海則非當時尚存矣當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見瀟水注其說

正足互證文類注武紀以爲碣石在遼西絜縣者非是

絜縣卽今昌黎縣地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

十里卽承其誤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

山卽古碣石劉文偉謂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

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尤爲迂遠且如此則

是夾左非夾右矣胡朏明既取酈道元碣石淪于海水

之論而又定從文類以絜縣爲是自絜其說故爲辨之

九河既道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
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
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
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
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取北鬲津取南蓋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
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
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
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瑟鉤盤在東
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灑案徒駭河據漢志在成平縣成
平今交河縣境輿地廣記云清池縣有徒駭河清池今

滄州境與交河接壤于欽齊乘謂古徒駭卽北流之漳非也齊乘又云太史等河在青滄二州之間蓋兼指馬頰覆釜而言元和郡縣志云安德平昌二縣有馬頰河安德今陵縣境唐之平昌卽今德平縣治與通典所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之語合于氏謂在青滄二州之間亦非也胡蘇河漢志在東光元和郡縣志云饒安縣有胡蘇河饒安今滄州境輿地廣記亦在滄州與東光近齊乘云卽滄州之南大連澗當是也簡繫二河齊乘云在大連澗南至西無棣百餘里間輿地廣記云南皮縣有繫河南皮在滄州之南其說亦合齊乘又云鈞盤河卽東無棣西北之陷河東無棣在今海豐縣境元和

志以爲在陽信輿地廣記以爲在樂陵三處亦皆附近
鬲津河漢志在鬲縣今德州境元和志云將陵安德二
縣有鬲津沽河輿地廣記云無棣縣有鬲津河將陵亦
德州境皆相脗合齊乘以爲卽滄州之士傷河恐非也
以上諸說參稽互證九河故道約略可知孔沖遠謂太
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
之南鬲縣之北皆臆爲推測其云徒駭是河之本道東
出分爲八枝尤爲荒誕禹之所以疏九河正爲河水湍
悍難於宣洩之故若如孔說是大河之水盡入徒駭然
後分爲八枝將立見橫潰矣況與經文顯相違悖乎此
因班孟堅言自茲距漢北入枝

見漢書
徒駭傳

當時徒駭僅

存遂誤會而爲此謬說不知班氏乃渾舉之辭耳

雷夏既澤澗沮會同

雷夏既澤澗沮會同傳曰雷夏澤名澗沮二水會同此澤胡氏曰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澗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澗其意以瓠子爲澗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澗非也地理志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濮州接界雷夏當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澗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澗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澗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雷夏

澤在縣北部外澗沮二水會同此澤與水書符矣漢案
水經注河之故瀆東北逕成城繁陽陰安樂昌平邑元
城而至沙邱堰卽今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元城各州縣
境濮陽縣明省入開州道元以雷澤在濮陽縣北十里
卽馮河口正是大河所經胡朮明不用大河故道之說
而自以漳水入海之道爲禹河故道謂河至黎陽出大
伍上陽三山之間自此北歷蕩陰安縣鄴縣至列人斥
章之境東北入海則所經爲今濬縣湯陰安陽臨漳成
安肥鄉曲周諸縣故曰禹河不經濮陽而從漢志及括
地元和二志以爲雷澤在濮州卽今曹州東北境案濬
縣內黃等處在開州之西而濮州在開州之東曹州夏

在其南禹河不經開州反出曹州有是理乎開州之北
卽濮州西北臆氏所言與魏王泰李吉甫之說本無二
致卽班孟堅云成陽西北亦遙對濮陽而言胡氏以爲
曹之東北濮之東南斯誤耳至元和志言雷夏澤在縣
北郊外濼沮二原去縣僅十四里則是絕小之水又不
與大川相涉何以在脩治之列殊不可解疑十四里字
有誤也

浮于濟深

浮于濟深達于河傳曰濟深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
義曰地理志云深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
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矣因水入水

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胡氏謂曰漢水出於武陽山下
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今突為清河自大伾出
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自受河自黎陽宿胥
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
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涼城至委粟津皆古漯水
也灑案水經注曰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北絕華道
城之西又東北逕樂平今堂邑聊城清河今清平文鄉今清平
博平援縣今禹城高唐今禹城潔陰今臨邑善縣今濟陽東朝陽
今章邱鄒平建信苑今高苑至千乘入于海序次釐然非首受
河於黎陽宿胥口始胡氏不用水經注大河故瀆而自
以漳水入海之道爲禹迹如此則河自黎陽至委粟津

一段無可指名故強歸之漯耳儒者著書不能貫穿通達以其謬說施之他處必有窒礙於是又改所不合以就已說愈益混淆不可以不亟辨也至胡氏引朱長孺禹貢長箋云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周希聖亦謂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此則是矣

詳見
銚指

三江

禹貢三江說者紛如聚訟漢地理志以江水至江都入海者爲北江餘姚入海者爲南江陽羨入海者爲中江至爲確當蘇氏軾曰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獨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嶺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
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
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二矣
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
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泔之
說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
入于海乎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
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胡氏肅明專主東坡書
傳而不從漢志其言曰禹貢三江之不明自班固始漢
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
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

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

灑案經以中江至江爲經流說見後

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
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
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
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
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又曰漢志丹陽石城
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
里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此卽南江之源委過郡二里
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
班氏不知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爲之
耳灑案班氏於丹陽郡石城縣言分江水首受江東

餘姚入海則固以餘姚爲南江入海之道矣其於會稽

郡吳縣言南江在南者卽指餘姚而言亦猶蜀郡滄氏

道言江水至江都入海而又於毗陵縣言北江在北也

江水入海旣繫之餘姚江都則吳縣之言南江在南又

者爲餘姚而毗陵之言北江在北者爲江都可知

蕪湖縣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松江卽陽羨

出海之江口曷嘗以松江當南江乎徒以其文前後複重而胡氏讀

之未審遂反以爲誤耳不然孟堅豈不知餘姚取南江

都取北乎拙明云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

水至餘姚入海爲南江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

江由吳松入海爲中江又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爲北

江實與漢志無異而乃以爲如班氏言則不知江水之

所分與漢水之所獨殊不可解其意蓋以爲江漢皆自彭蠡而爲北江爲中江而孟堅未言其自彭蠡來也不知漢水過三澁至大別入江而匯彭蠡爲北江江水過九江至東陵會于匯而爲中江本經已有明文是以孟堅略之耳而胡氏不察且云以此當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甚至謂三江之不明自班固始何其輕誣加誣若此阮太傅云班志之不明其誤自臚明始非過論也至蘇氏以豫章江入彭蠡爲南江岷江至彭蠡爲中江漢入江至彭蠡爲北江其說本之康成初學記引鄭注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是也漢江岷江皆會彭蠡與經合其豫章江入彭

蠡爲南江雖非經所有而水道實然蓋漢源飯長豫章

江會眾流以入彭蠡其派取廣鄱道元所謂贛水總納

十川注于彭蠡者也贛江卽豫章江江漢與豫章並入彭蠡故

稱三江亦猶洞庭納九水謂之九江旣入者入彭蠡舊

說以爲入海非也入海爲下流之委三江旣入上承彭蠡旣豬下言震澤底定不得於其間

夾敘入海之文且入海而但云旣入文義亦未完也其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

于海者乃言下流之委故謂之東東者指其入海之方

也蘇氏謂過秣陵京口入海不復爲三非也至味別之

說久爲蔡仲默所駁灝謂卽如其說亦無可區別子瞻

旣謂漢已入江不能復出爲北江江與漢合亦不能自

出爲中江又何味之可別乎又經以岷山導江入海爲

中江則中江乃其經流漢志言岷江至江都入海似相
違異而實非異也蓋岷山在蜀郡徼外江水發源于此
而下流分爲三故於蜀郡岷山總溯其源而至江都至
陽羨至餘姚分言其委耳班氏明言中江出蕪湖西南
則亦以中江爲經流可知但與今揚州南之大江相比
則似經流反小故臚明以北江爲經流不知此乃滄桑
之變未可以今之目驗斷也胡氏嘗云當時松江溪闊
與今之沙漲菱塞者大異是已何其自言之而自忘之
邪胡氏又曰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
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滯
滯壅澇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
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間
始矣又曰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揚行密
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舸鑿堰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

蟪卽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此九其明證也

阮太傅著三江考亦以漢

志爲宗而不悟鄭說實相表裏乃以初學記所引鄭注爲僞而正義所引爲真檢正義僅有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以入海一語不知從何定其真僞阮云旣三江分于彭蠡則非分于震澤旣爲三孔則非合爲一孔以此爲真然初學記引竝無分于震澤及合爲一孔之說其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海乃僞孔傳耳何其不細檢乎阮氏不用左會漢水右合彭蠡之義而但以爲南江至餘姚中江至宜興北江至揚州入海實與臚明無異其云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甯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折

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是爲南江卽胡氏所云大江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也又云岷江由高涇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是爲中江卽胡氏所云大江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也又云岷江由江甯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揚州南之大江是爲北江卽胡氏所云大江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也覈其所言非有異趣而相爲抵牾似若不可同年而語者何邪綜而論之鄭氏左合漢水右會彭蠡而岷江居中與蘇說略同蘇氏益以豫章江入彭蠡爲三江其說亦可從也胡阮皆以岷江由揚州入海爲北江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爲南江竝與漢志同臆明

以蕪湖至陽羨入海爲中江亦從漢志而阮氏由高渚五壩爲小異然蕪湖在高渚上游舉蕪湖可以賅高渚耳至若韋昭以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庾杲之以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諸說胡氏已駁之今不復贅矣

錫貢 納錫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傳曰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鎡皆爲非常竝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

袖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此
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
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灑案傳疏以錫
貢爲非常貢是也其謂錫命乃貢則非也沖遠以文在
篚下爲不常尤爲迂謬僞傳實本王肅之義康成以錫
爲鉛錫亦非今案古義貢與賜上下通稱賜錫聲近通
用凡言錫者多增益之辭公羊莊元年傳曰王使榮叔
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
何追命也案此所謂錫命加賜也王制曰制三公一命
卷若有加則賜也賜卽錫也蓋凡在常例之外者皆謂
之錫故有三錫有九錫金及瑤琨篠簜之屬爲正貢橘

柚有時與貢而非常貢故曰錫貢豫州錫貢茗鎔荊州
納錫大龜竝同此古義之僅存者也